7 4
6264
13

門ワイ
號 6264
卷 13

唐會要卷五十一

宋 王溥 撰

官號

侍中

隋爲納言武德初因舊制四年三月十日改爲侍中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爲東臺左相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爲侍中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納言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爲侍中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黃門監五年九月六日改爲侍中天寶元年二月二十

宋書藏
去水五味均平藏

日改爲左相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改爲侍中舊是三品大歷二年十一月九日改爲從二品與中書令同

中書令

武德元年爲內史令三年改爲中書令龍朔二年改爲西臺右相至咸亨元年改爲中書令光宅二年又爲內史神龍元年復爲中書令開元元年爲紫微令五年復爲中書令天寶二年改爲右相至德二載復爲中書令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魏徵房元齡皆知門下事）至永淳三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省遂移在中書省至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執筆每一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筆

名稱

武德元年六月裴寂除尚書左僕射知政事貞觀元年九月御史大夫杜淹除參議朝政三年二月魏徵除秘書監參議朝政四年二月蕭瑀除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戴胄除民部尚書與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同

平章國計七年十二月岑文本兼中書侍郎專典機密
八年十一月詔李靖加特進患若小瘳每三日兩日至
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十一月蕭瑀特進參議政事
十月六日魏徵改特進知門下省事朝章國典參議得
失十三年十一月劉洎除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十七年
正月李勣除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其年高士廉
除開府儀同三司仍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二十二年
正月崔仁師除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永淳元年四月郭
待舉等各守本官並加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

事初上欲用待舉等謂參知政事崔知温曰待舉等歷
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
事者以平章事爲名稱十二月劉齊賢除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神龍元年六月尚書左僕射豆盧欽
望加平章軍國重事景雲三年七月竇懷貞除尚書右
僕射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唐隆元年六月劉幽求除中
書舍人參議機務

蘇氏駁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創
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侍中中書令是中書門下

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雜不等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鄧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置之意亦可上企三公也可以爲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温薛元超除中書令並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乖也

元和二年正月司徒平章事杜佑告老詔起之令以後每月三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冀延於內殿沃朕虛心

太和四年五月制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可司徒平章軍國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勳封如故度勳望特高以疾在假淹時上將去相印而又惜之故有是詔以示優寵

識量上

貞觀元年二月二十日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卷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諸司檢校上問尚書右僕射

封德彝曰此事何如德彝曰分理庶務各有司存御史見有愆違乃須彈糾若復搜索求疵則太爲煩碎淹默然而止上謂淹曰何不更執論淹曰臣荷重寄唯思報國至公之理善則從之德彝所奏亦是大體臣伏詳其議更先所論上曰公等各舉其事朕甚悅之

五年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其年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七年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別遣使多齎金銀錢帛將歷諸國市馬侍中魏徵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立便歷諸國市馬彼必謂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深爲

恐懼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但願使彼安寧則諸國之
馬不求自至上納其言而止

八年蜀王妃父楊譽在省競婢爲都官郎中薛仁方留
身勘問未及與奪其子爲千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
上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淹歷歲年
上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卽令杖
二百解所任官侍中魏徵進曰仁方旣是職司能爲國
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
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唯陛下

一人先備不虞國家之常道豈可以水未橫流欲自毀
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可上曰誠如公言向者實不思
之

十五年太子少師房元齡尚書右僕射高士廉於路逢
少府少監豆德素問北門近來更有何營造德素以聞
上乃謂元齡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
妨君事元齡等拜謝特進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
不解元齡等拜謝元齡等旣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
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未解且所爲

有利害役功有多少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所爲不
是雖營造當奏罷之此君使臣臣事君之道元齡等不
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上深然之
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置一室令太子居之絕不令往
東宮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褚遂良諫曰臣聞文王問安
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
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則古之達
者豈無慈愛思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
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
道況新樹太子莫不欣然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
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
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
頓革事須階漸但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
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上從之
總章元年十月七日東天竺烏茶國長年婆羅門盧伽
逸多受詔合金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
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
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爾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

生神藥胡僧既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議者欲歸罪於胡人將申大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鑑若是惟陛下深察上納之遂不服其藥

儀鳳元年四月上以風疹欲下詔令天后攝理國政與宰臣議之中書令郝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治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禍成於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

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玖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

上元元年九月上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中書令郝處俊進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

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功讓美相視如一今忽分爲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爲禁止恐爲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遵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遂命止之

天授二年太學生王修之上表以鄉有水澇乞假還上臨軒曰情有所切特宜許之地官侍郎狄仁傑跪而言曰臣聞君人者當深視高居莊纊塞耳唯生殺之柄不以假人至於簿書期會之間則有司存之而已故左右丞已下不勾左右丞相流已上方判以其漸貴所致況天子乎且學生假蓋二丞簿事耳若特降一勅則效者相尋胄子三千凡須幾勅爲恩不普聚怨方深若聖旨宏慈不欲違願請降明制以論之上曰微卿之言何以聞善

如意元年七月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天命內史李昭德詰問昭德遂杖殺之因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爲親王不宜處機衡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有篡奪況姑姪乎臣又聞文武

之道布在方冊豈有姪爲天子而爲阿姑立廟者乎皇嗣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爲萬世計天子之子繼莫重焉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悟之乃止

神功元年則天嘗召天官侍郎陸元方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卽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

聖歷二年九月則天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鳳閣侍郎杜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卽爲災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復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眞宰相也

三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踰分懼不自全請計於天官侍郎吉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所謀易之兄弟涕泣請之

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已高武氏諸王殊非
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立廬陵相王以副生民之望易
之乃乘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而知頊之謀乃召問
頊頊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託於陛下當有所
主上意乃追中宗焉其事密睿宗立左右乃發明之遂
追贈頊爲御史大夫制詞云王命中否人謀未輯首陳
返政之議克副祈天之基

長安二年鸞臺侍郎韋安石嘗於內殿賜宴張易之引
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博於上前言辭犯禮安石奏曰商
估賤類不合參登此筵乃顧左右逐出之時坐者失色
陸元方退而告人曰向見韋公叱博徒吾等爲之寒心
此眞宰相

四年八月則天臥疾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日及疾少閒
鸞臺侍郎知政事崔元暐奏曰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
足可親侍湯藥至於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人出入
則天謂曰深領卿厚意

神龍三年九月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
官例許獻食名曰燒尾瓌因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

曰拜僕射竟不喜耶帝默然環顧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至四年中宗遺制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安國相王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韋温曰今既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環獨正色拒之謂曰遺制是帝意若可改何名遺制楚客大怒竟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中書侍郎張說進曰此是譎人設計搖動東宮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窺窬望絕姚元之曰如說之言社稷之計上大悅是日下制太子監國其月上召中書令韋安石謂曰聞朝廷傾心東宮卿何不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無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

開元五年令中書門下爲皇太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又令別進一佳名者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奏曰七子均養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益降愼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愼夫人亦不以爲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今並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上稱嘆久之

二十一年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使安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人也及祿山爲平盧將軍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勇銳但令免官使白衣展効九齡執請誅之上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元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酹之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上以九齡先覩未萌追贈司徒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以尚父子儀年老久掌兵權其下裨將皆已崇貴慮子儀一旦

謝世而難相統攝遂罷子儀而命懷光等分統其眾論者伏焉

建中二年六月宰臣崔祐甫在相位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軍十餘年權傾中外上初卽位欲以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赴北軍視事矣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已畏懼上威德表請進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復慮以他計逗遛如止之又未有其詞顧問宰相祐甫進曰正已多譎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以所進錫賚軍人且遣深荷聖慈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已大慙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啓沃多所宏益天下以爲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

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貶循州司馬初縱家奴當干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當干留于內省于是宰相張鎰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三月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不須受盡令

斬決由是賤不得千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
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世難改欲全其體貴在防微
頃者長安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鷄得罪因婢愚賤
之輩悖嫚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不能斷
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書曰准斷競律諸奴婢
告主非誣叛以上者同自首法並准法處分自此奴婢
復順獄訟稍息今縱事非叛逆奴實姦兇奴在禁中縱
獨下獄考之法理或恐未正將相之功莫大乎子儀人
臣之位莫高于尚父身歿未幾墳土僅乾兩堉前以得

罪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旬
連罪三堉錄勳念舊或猶可容況在章程本宜宥免陛
下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
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朝背違不與衆
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無所傷至廣臣非
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事大體敢不
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於是上以縱所告雖重左貶
而已當千杖殺之鎰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
示之

興元元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蕭復充宣撫等使回與諸宰相對訖獨留奏曰陛下自還宮闕勳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韋皐名位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皐代少游則天下昭然知逆順之理上從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劉從一同歸中書中使馮欽緒續至揖從一附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閤從一詣復曰中使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使進擬來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斯旨然未諭聖心面已陳論上意尚爾復未敢言所陳事又曰

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每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李勉盧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合同商量何故獨避之此一節事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寢以成俗此政之弊也竟不以所奏事言於從一從一奏之上寢不悅復之言先是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首稱臣於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皐先知隴州誅隴州之叛卒數百人拒泚故復請行勸懲之命焉貞元三年正月上命玉工爲帶墜有一鈐誤墮地壞焉工者六人私以錢數萬市玉以補壞者既與諸鈐相埒

矣及獻上卽指其所補者曰此鈆光彩何不相類工人叩頭伏罪上震怒令于京兆府各決重杖處死責其欺罔詔至中書宰相柳渾執奏曰陛下若便賜死則已今事下有司請存詳理況玉工之罪或未詳審只緣人命至重所以獄讞有疑且方春極刑恐傷和氣容臣條奏以正刑典遂案律文但罪壞玉者以誤傷乘輿器服杖一人餘五人並釋之以聞詔可其奏先韓滉自滛西入覲上虛巳待之至于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訐鋤豪强兼并上委仗焉每奏事或踰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

卿救過不暇莫敢枝梧者滉嘗於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惡其專權正色謂之曰先相公狷察爲相不經年而罷況省闥非刑人之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於今日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道滉感悟媿悔爲霽震威焉渾判門下省吏白嘗過官渾悄然曰守職宜委有司更紛擾之非賢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微祿小臣主辦豈慮無能況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擬官無退量者及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其日上御便殿謂宰臣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

馬燧前賀曰此之一盟國家將百年內更無蕃寇之患
渾跪對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是知盟詛之興在
於季末今盛明之朝豈可復行夷狄之心易以兵制難
以信結今日會約臣切憂之季晟繼前曰臣生長邊城
備知蕃人動先詐僞今日之事誠如柳渾所憂上變色
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術英果亦有斯言乎渾
晟咸頓首俯伏遂令歸中書其夜三更邠寧節度使韓
遊瓌遣使叩開苑門奏云盟會不成將士覆沒上驚坐
曰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乃知軍戎情僞言成先

覺有足嗟賞自此驟加禮異
八年四月宰臣陸贄奏請臺省長官自薦屬官有曠敗
則連坐舉主上許之俄旨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
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今後卿等宜自選擇贄曰今
之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
利耶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
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
臣卽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卽將來之宰相
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

能擇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
悠其惑頗甚上竟不行
二十一年三月左僕射平章事賈躭以王叔文用事稱
疾歸第鄭珣瑜亦稱疾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
臥諸宰臣方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通
見者王叔文召直省令報直省懼入白韋執誼起迎就
其舍語時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報云王嗣使索
飯韋相公亦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等心知不可堪懼
叔文執誼而不敢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

左右索馬徑歸不起叔文亦無所顧忌焉
元和元年九月平西蜀初劉闢作亂上不欲用兵羣議
未決宰臣杜黃裳堅請討除以高崇文爲行營節度使
文珍爲都監數月無功黃裳奏曰往年討吳少誠於淮
西韓全義兵敗緣當時所徵之兵各有主將又制自監
軍故也今日用兵與貞元時不異臣竊爲陛下惜之若
獨任崇文必濟上從之及蜀平諸相入賀上獨勞黃裳
曰卿之功也黃裳自始經營討闢至於成功指授崇文
無不懸合崇文素憚保義軍節度使劉澭黃裳謂曰若

不奮命當以劉滻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時宿將專
征者甚眾自謂當選詔出用崇文人人大驚及王師入
成都擒劉闢以獻詔刻石紀功於鹿頭山下
二年二月上謂宰相曰朕常覽前史見歷代帝王或怠
於聽治或煩於親政互有得失其理安在杜黃裳對曰
帝王之務在於修己簡易擇賢任之宵衣旰食以求人
瘼捨己從人以務厚下固不可怠肆妄逸然事有綱領
大小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獄訟官吏能否本
非一人之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決事見嗤前代諸葛

亮伯國之相耳罰二十以上皆自省之亦下爲敵國所
誚知不久堪魏明帝欲案尚書省疑事陳矯稱不可隋
文帝日昃聽政每令衛士傳餐太宗文皇帝亦笑其煩
察則爲人上之體固不可代下司職但擇人委任責其
功效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稱帝舜之德曰夫何爲哉
恭已而已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豈與勞神疲體自任
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之道患其不能推誠人
臣之弊患其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禮貌或虧欲求
共治自然難致苟去此弊何不至於治上深然其言

其年十月淮西節度使李錡請朝覲上問宰臣武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請朝覲詔既許之卽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寶位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上曰然遽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

三年十一月上問爲治之要何先宰臣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五年正月上謂宰臣禳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李藩對曰臣竊觀自古聖賢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河不在於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爲知天道仲尼疾病門人子路請禱仲尼以爲天道助順繫於所行已既全德無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咸應行事若苟爲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期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之也況於神明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務

唯求修已以安百姓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爲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亾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誡書傳所紀伏乞陛下以漢文孔子之意爲準則百福具臻矣上深嘉之

唐會要卷五十二

宋　王溥　撰

識量下

元和五年八月上謂宰臣曰神仙長生之說可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然道之所宗以元元五千言爲本按其文皆去華尚樸絕棄健羨以執柔見素爲道少思寡欲爲貴其言皆於六經符協是故歷代寶之以爲治國治心之要未曾有神仙不死之說後代虛誕之徒假託聖賢之言爲怪譎之論末流漸廣及秦始皇

漢武帝志求長生延召方士於是有盧生韓生少君欒大之類售其欺詐以爲禱祠神仙可求不死二主溺信之始皇遣方士入海求三山靈藥遂外匿不歸漢武以女妻方士欒大後亦無驗欒大竟坐腰斬此則前代帝皇惑於虛說者著在前史其事甚明貞觀末年有胡僧自天竺至中國自言能治長生之藥文皇帝頗信待之數年藥成文皇帝因試服之遂致暴疾及大漸之際羣臣知之遂欲戮胡僧慮爲外夷所笑而止載在國史實爲至誡古人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誠哉是言也

君人者據宇宙之廣撫億兆之衆但當嚴恭夙夜務爲治安則四海樂推無思不服天命所祐自知延長不可聽誘惑之虛說陛下春秋鼎盛方志昇平倘能深鑒流弊斥遠方士則百福自生坐臻永年伏願詳考古今以保至正則天下幸甚

其年十月以前河東節度使王鍔爲檢校司徒充太原節度使初鍔以錢千萬賂中貴求兼相位宰相李藩與權德輿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以爲不可遂以筆塗兼相字復奏上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別宜

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
日且暮何暇別作奏權德輿又續有疏曰夫平章事非
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歷已來
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大勳
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從
崔氏曰此乃不諳事故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
稱奉密旨宜擬來則是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
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
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
日便不可止尤為疏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
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
七年上謂宰臣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
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宰相李絳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
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必先謀於卿士庶人
次及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
危邪謀覬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
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事
神而異之由是風俗近巫成此弊俗聖旨所及實辯邪

源存而不論弊斯息矣

七年五月上謂宰臣曰比者見卿等累言吳越去歲水旱昨有御史推覆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爲災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李絳對曰臣昨見浙西東及淮南奏狀云本道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逐食多去鄉井各請設法招攜意懼朝廷罪責苟非事實何敢上陳況天災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輩選擇非必能賢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此正當奸佞之臣近有兩輩御史至江淮推鞫今理當詰

逐不知言者之名伏望明示典法推誠於人夫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間之上曰卿言是也朝廷大體以恤人爲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賑救濟其饑寒不可疑之也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知言之過矣絳等稽首陳賀於是命自今凡有被饑饉之境速蠲其賦

其年十一月勅王稷家告事奴付京兆府決一頓處死初奴告稷換其父鍔遺表隱沒所進錢物卽令鞫其奴於內仗又發中使就東都檢責其家財宰臣裴度奏曰王鍔亡歿之後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檢責

其家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於是亟罷其使而殺其奴

十四年上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委任謂所委必盡心及至臨事不無偏黨朕命學士集前代曖昧之事爲謗畧每欲披閱以爲鑒戒耳崔羣對曰無情曲直辯之至易稍懷欺詐審之實難故孔子衆好衆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說蓋以曖昧難辯也若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僞陛下詳觀載籍以廣聰明實天下幸甚

十五年十月上謂宰臣曰用兵者有必勝之道乎蕭俛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王不得已而用之必以仁討不仁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施掩襲古之明王之討叛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不犯田稼安民禁暴如救人於水火之中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肆小忿輕動衆敵人結怨師出無名非唯不勝乃自危之道固可深戒上深嘉其言

長慶元年穆宗謂宰臣曰前史稱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

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宰臣崔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彫弊生民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由是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稅及舟車六畜民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民侯皆漢史明徵用爲事實且耕蠶之勤出自人力用既無度何由以致富強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勤儉之致也上甚善其言

開成三年文宗御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宰相楊嗣復對曰漢武帝好以符讖之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符讖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所重也李珏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伸命符治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又曰天后用人有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楊嗣復對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

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置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士爲相拔卒爲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政要敘致何如嗣復對曰臣等未見陛下若欲傳之子孫請宣付臣等參詳可否元宗或好遊畋或好聲色與貞觀之政不同故取舍須當方可流傳從之

四年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治平亦少有如今日也李珏對曰邦國安危如人身四體平和之時長宜調養如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亂不作矣

會昌三年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禎擅總留後事上令宰臣議可否宰臣李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貞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今若不加征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效自茲威令去矣上曰卿算用兵必剋否德裕曰劉禎所恃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與禎同破之必矣請遣重

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河朔三鎮自艱難以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禎其山東三川委魏鎮出兵攻之至四年果平劉禎德裕以功兼太尉進封衛國公

大中三年以戶部侍郎魏謩兼平章事中謝日奏曰臣無稷契之才居稷契之任將何以仰報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傅導以存儲貳之重因泣下宣宗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啟奏人士重之

天祐元年四月和王傅張廷範善音律求爲太常卿汴滑節度使朱全忠以廷範舊將吏薦用宰相裴樞以廷範非樂卿之才不允所薦

忠諫

貞觀元年太宗嘗閒居與侍中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嬪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豈有不亡乎珪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耶爲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

朕是非何也珪曰臣聞於管仲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
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
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
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所謂知惡不去也太宗
雖不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其年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命鎮交趾祖尚
拜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
辭上怒斬之他日與羣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曰
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上曰然向者盧
祖尚雖失大臣之義朕殺之以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
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
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
之霽威徵嘗謁告上家遽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
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
卿嘽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
徵奏故久鷂竟死懷中

六年十二月四日上臨朝有誡懼之言中書令溫彥博

日陛下爲政若貞觀之初則無憂于不治矣上曰朕其
怠乎侍中魏徵進曰陛下貞觀之初勵精思治從諫如
流每因一事觸類爲善志存節儉無所營求比者造作
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爲異耳上拊掌大笑曰良有是夫
十五年於益州造綾錦金銀等物特進魏徵諫曰金銀
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
下有受其饑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
谷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臣實深恥之

永徽五年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等李勣稱

疾不至皆曰當緣昭儀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遂
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
不可又曰英公勣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空國
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躬奉
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下見先帝及上謂長孫无忌
曰莫大之罪絕嗣爲重皇后無嗣息昭儀有子今欲立
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
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疾甚執陛下手以語臣曰
我好兒好新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

后未有愆過恐不可廢臣不敢從上違先帝之命上不
悅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別立皇后伏請妙擇天
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儀經事先帝眾所共知陛
下豈可蔽天下耳目使萬世之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
倘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敗亂之端自此始也臣
上忤聖顏罪合萬死倘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鑊遂置
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放歸田里上大
怒命引出之侍中韓瑗因奏事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
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即便廢黜四海之士誰
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也願陛下為社
稷大計上不納及褚遂良貶官瑗復上疏理之曰遂良
竭志公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凜然此不待臣言
陛下自知之矣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氓黎咸嗟舉
措上曰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耶卿言何
若是之深也瑗曰遂良可為社稷忠臣昔微子去之而
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
伏願遣彼覆車救以往過不納表請歸田里不許瑗又
上疏曰臣聞王者立后以作配天地比德日月若日月

並明則臨照四海若日月薄蝕則天地昏矣且匹夫匹
婦尚相簡擇況天子乎夫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
嫫母輔佐于黃帝妲己傾覆于殷王前載之事殷鑒不
遠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未嘗不輟卷太
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世今如不法後嗣何觀伏惟陛下
詳之無爲後人所笑若使殺身以益國家菹醢之戮臣
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子胥云臣見麋鹿遊于
姑蘇臣恐海內失望之後有荆棘生于闕庭宗廟不血
食期有日矣中書侍郎來濟又密表諫曰臣聞王者之
立后也將以上合乾坤之道象二儀敷育之義主承宗
廟母臨天下匹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禮教名家幽閒
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周姒氏興
關雎之化百姓蒙祚漢孝成任心從欲以婢爲后遂使
皇統中絕社稷淪傾有周之崇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
此惟陛下詳察
顯慶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謂侍臣曰馭下之道前王
深以爲難計古先帝王應有其要公等可思此術爲我
具論之中書令來濟對曰臣聞齊桓公出遊見一饑寒

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請遺天下食公遺之衣老人曰請遺天下衣桓公曰府庫有限安能周及老人曰不然春不奪農時人卽有食夏不奪蠶務人卽足衣由此言之省其徭役人自安之近者爲山東役丁年別有數萬人將爲煩擾欲取其庸直在京僱人充役復恐非宜臣等商量望長久法依舊役丁爲便凡所施令貴在長行今正課外無別徭役足爲穩便

神龍元年二月侍中桓彥範上疏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周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哉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於殿上得聞政事臣愚慮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覆繼路其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可參預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爲重下以蒼生爲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

又道路藉藉皆云胡僧惠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出入禁闥撓亂國政陛下又微行數幸其私第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又聞興化致治必由進善康國寔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疑眾者殺今惠範之罪甚於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賴天聰早加裁貶上不納

景雲元年六月睿宗初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中書舍人參知幾務劉幽求進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伏以平王除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則莫大語德則最賢臣又聞宋王已下以平王有大功咸懷推讓上意乃定

開元二十一年萬年縣尉李美玉得罪上令流於嶺外黃門侍郎韓休進諫曰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怙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不許休固爭曰美玉微細尚猶不容伯獻巨猾豈能無罪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卽不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言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

是仁者之勇也

二十四年崔希逸代牛仙客爲河西節度奏河西軍資儲蓄萬計遂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覆之有實上悅將與之尚書中書令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若非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有德望者不得充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拔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將與之封九齡曰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而陛下賞之金帛卽可尤不可裂地而封上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謝曰臣荒陬孤生陛下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吏胥曰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羞與絳灌齊列陛下必大用仙客臣亦恥之

元和七年上謂宰臣曰大凡行事恆患不通于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李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之所不免故天子致羣臣以匡其失故主心治于中臣論正于外制治于未亂銷患于未萌主或有過則諫以止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于心膂交相爲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爲此也臣等備位無

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上曰
朕擢用卿等所欲冀直言各宜盡心以匡不逮無以護
失爲慮也
九年十二月釋下邽令裴寰之罪初每歲冬以鷹犬出
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輩恃恩恣橫郡邑懼
擾皆厚禮迎犒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
每留旬日方更其所至是行次下邽寰爲令嫉其强暴
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將以
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于延英懇救理之上怒不改及

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入元衡等謂曰裴寰事上意不開
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寰無罪上愈怒曰
如卿言裴寰無罪則當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則當
決裴寰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
姓如此豈可罪之上怒稍解初令書罰翌日釋之
十三年二月上以淮蔡既平將欲內宴因是稍恢宮觀
廣制度詔六軍使掃修麟德殿之東廊公費不足至有
出家財以助軍使張奉國白於執政裴度從容上言曰
陛下有將作監內作營搆之役有司具存豈可使功臣

破產修造上怒奉國輩漏洩令奉國致仕斥李文悅梁
希逸歸私第俄釋不問
其年十月杖殺五坊使楊朝汶初有賈人張陟負五坊
息利錢徵理經時不獲楊朝汶遂取張陟私家簿記有
姓名者雖已償訖悉囚捕重令償之其間或不伏者卽
列拷捶之具于庭平民恐懼遂稱實負陟錢互相牽引
繫囚至數十百人中書門下御史臺皆爲追捕又於陟
家得盧載初負錢文記云是盧大夫書跡遂追故東川
節度使盧坦家僮促期使納坦男不敢申理盡以償訖
徵其手記乃鄭滑節度使盧羣筆也羣宇載初既而坦
男理其事五坊使曰此錢已上進不可得矣於是御史
中丞蕭俛洎諫官累上疏陳其暴斂之狀宰臣裴度崔
羣因對又極言之上曰且欲與卿等商量用軍此小事
我自處置裴度進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
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橫暴恐亂羣轂上不
悅及對罷上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之曰嚮者爲爾使吾
羞見宰臣遂杖殺之卽日原免坐繫者
其年十二月上嘗與宰臣議及人臣事主當力行善事

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臣聞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故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但君子爲
徒則是同心同德小人爲徒則是朋黨此事外甚相似
中實相違在聖主觀其所行之事以辨之耳上良久曰
他人有言亦與卿等相似豈易辨之度等退相謂曰聖
上今日所論君子小人之事可謂誠言是則聖主以爲
難辨則易矣以爲易辨則難矣今陛下以爲辨之難則
君子與小人彌當自區別矣他日宰臣或以當今利病
欲有所釐改及陳爲臣事君之道上必往復詰問既盡

理之後則曰凡好事曰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爲朕
言之當須行之勿空陳說而已宰臣起而對曰書曰非
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爲至言臣等敢不
策勵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
下所言臣亦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耳
十四年九月上謂宰臣曰朕讀元宗實錄見開元之初
銳意求治至十五六年則稍懈至開元末又似不及中
年其故何也崔羣對曰元宗生長民間身經屯難故即
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

道德蘇頲張嘉貞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齡皆孜孜守正以故稱治其後承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違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志而終之以楊國忠故及於亂今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是乃社稷無疆之福也時有以諂刻欺蔽在相位者故羣以是諷焉

長慶元年八月上謂宰臣曰國家貞觀中致治昇平蓋太宗文皇帝躬行至德以啟王業及至開元累有內難元宗臨御興復不易而一朝聲名最盛歷年最久何以致之也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民間知百姓之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勵精太宗又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泰又有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輩爲輔佐動皆直言事無不治元宗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久遭艱危開元初得宋璟姚崇委之爲政此二人者皆天生俊傑動每推公又每進忠言致君於道璟嘗自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元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常記在心故任賢戒慾朝夕孜孜開元之末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

規又奸臣用事希恩養慾實兆亂萌建中初德宗皇帝問先臣開元天寶間事先臣具以此事陳奏臣在童丱卽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宏多伏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天下幸甚上深納其言

四年五月上以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宮室嘗建別殿以新讌遊及庀徒蔵事功用至廣宰臣李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況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回奉陵寢上嘉納焉

咸通八年懿宗命伶官李可及爲左威衛將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曹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置官品令文武官其六百四十三員顧謂元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授之官秩大和中文宗欲以伶官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光州長史伏望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疏奏不從

十一年同昌公主薨懿宗尤所鍾愛以翰林醫官韓宗邵等用藥無效繫之獄宗族連引三百餘人宰相劉瞻

召諫官令上疏諫官無敢言之者瞻乃自上章極言帝
怒貶爲虢州刺史

唐會要卷五十三

宋　王溥　撰

舉賢

貞觀元年三月上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曰比來令卿
舉賢才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宜分朕憂對曰臣愚
豈敢不盡心但今所見未有奇才異行上曰前代明王
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
但患遺之不知耳德彝慚而退

三年太宗謂宰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正道聞有

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皆宰相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爲形迹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爲後代稱者以其舉得賢故也卿等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十三年桂州都督李宏節以清愼聞身歿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白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理之不可捨也特進魏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正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有正贏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宏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末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罪舉人雖云疾惡情深亦實好善未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十五年太宗謂宰臣曰致太平之運者唯在得賢才卿等既不能知朕又不可偏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

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爲難自知誠亦不易且矜能伐善恐長傲競之風

開元四年黃門監盧懷慎上疏曰臣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許推賢之志終未克申臣自染疾轉益危頓雖梟鴈之飛未爲之少而大馬之志終昕上聞其鳴也哀乞垂聖察竊見廣州都督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可以經務識略可以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說實爲社稷之臣衡州刺史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實盡人臣之節豫州刺史盧從愿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世良臣比經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錄漸加進用臣瞑目不遙厚恩未報黜殯之義敢不庶幾城郢之言思有聞薦謹令外生監察御史鄭齊嬰奉表以聞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以河南少尹崔祐甫代常袞爲門

下侍郎平章事先是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輩用事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出倩榮四方齎金帛者相屬於路綱紀大壞及載敗後楊綰崔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詞賦登科者莫得進用賄賂雖絕然無所甄異而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袞薦延推舉無復凝滯作相未逾年除吏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授人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頻奉聖旨以所任庶官必須諳其才行者臣與相識方可粗諳若平生未相識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在此上深然之

太和元年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韋處厚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乃中變若出自宸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舊德歷輔四朝陛下固宜親重寶易直長厚忠事先朝陛下固宜委信上深然之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

委任

貞觀元年尚書右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上狀論事兼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胄曰朕以至公治天下今用元齡如晦非爲勳舊以其有才故也此人妄事毀謗上狀欲離間我君臣昔蜀後主昏弱齊文宣狂悖然國稱治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此於是流師合於嶺外

上元二年張文瓘加侍中或時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議者則遣其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

永隆二年八月高宗嘗謂中書令薛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不藉多人也

建中元年六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薨自冬染疾興入中書臥而承旨或休假在私第大事必密咨以決焉

元和二年十一月上銳於爲治謂宰相裴垍曰朕喜得人聽政之暇徧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又謂垍等曰太宗之創業如此我讀國史始知

萬倍不及先聖之代猶須宰臣與百官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爲治哉事有乖宜望卿盡力匡救垣等蹈舞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宗社無疆之福臣等駑劣不副聖心垣亦孜孜奉上每思敷奏伏引太宗躬勤聽覽以諷上上嘉納之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臣以事人間細務多自臨決裴延齡等得以姦進而登台輔者備位而已上在藩累月言事者頗以此爲言上亦知其非及永貞監國羣臣謁見宰相杜黃裳首

以君臣大義激起上心上既聞黃裳之言聳聽延納黃裳首建誅劉闢之策又李吉甫自翰林學士參定平蜀樞機盡歸之宰府由是中外咸治綱目用張焉

十二年八月時以討元濟聚天下之兵四年矣財殫力屈宰相三人唯裴度獨言賊可滅上病之因使三相俱以狀陳利害唯度獨不言利害唯請以身自督戰明日延英對宰臣將出上獨止度謂曰卿必能行乎度稽首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生上爲之動度又言賊已困

但以羣帥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即用度爲淮西宣慰使但以彰義軍節度使韓宏故未爲都統而度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爲治所

崇奬

龍朔二年諸宰臣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侍郎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即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以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多也衆乃止

聖歷三年四月初三日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

開元十年八月有上書者以爲國之執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寵何以責其盡心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勅曰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嘉貞兵部尚書張說等忠誠輔弼以致昇平褒德賞功先王制也自今已後中書門下宜供食實封三百戶自我禮賢爲百代法仍令所司即令支給

二十年十二月制宰臣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天寶五載六月三伏內令宰相辰時還宅

大歷十三年正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楊綰居位旬日爲風恙所中優詔令就中書攝養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又出內醫藥一日之中數輩相望於路臨終中使在門以凶聞走馬入奏上驚悼久之卽日下詔贈司徒發使柩前冊授令及未斂宰臣百官就第弔喪上令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斂與卿等悲悼太

常初謚曰文貞有詔改謚曰文簡

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勅自今已後宰臣出守方鎭中書門下幷百官並許迎送不須聞奏

建中四年正月故事每日出內廚食以賜宰相家其食可食數人常衰特請罷之迄今便爲故事又將固讓堂廚食同列以爲不可而止議者以爲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

貞元十三年七月宰相盧邁請告五上表乞避位上命羣臣問疾於私第

元和三年杜佑以去年春已乞致政止於舊臣極隆恩

禮表再請上許遂減其朝謁居一歲復令入中書議政事復以不逮爲請遂許一月三度朝謁

七年六月以平章事杜佑爲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朝朔望春日遣中使就宅賜絹五百疋錢五百貫文以佑前後懇請休退遂有優賜

長慶元年五月勅宰相裴度自今後不用早入以仗下赴中書及候對

開成四年二月詔曰司徒兼中書令裴度盛有勳業累踐台衡比緣疾恙仍未謝上須加優異用示恩榮其本官俸料所司起今日支給

其年宰臣楊嗣復累上表請退優詔不許尋又遣內官弓箭庫使張克已就第宣曰凡大臣引退或以年以疾未有尚勇退之名忘君臣大義卿心以爲知止朕卻以爲近名大臣進退須繫朕心不可因儕列之一言決然捨朕於理未當卿更思之明日朕開延英卽便須參假候對卿若不至朕亦不坐及翌日惶遽朝謁上又慰安勉勵曰我未放卿焉得捨我其委重如此

雜錄

貞觀二年五月二日勅中書令侍中於朝堂受詞訟眾庶已上有陳事者悉令封上朕將親覽焉

顯慶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任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讓避親知不能盡意甚爲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爲美談卽使卿等兒姪有材亦須依例進舉

乾封二年八月高宗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司刑少常伯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嚴誘以爲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讐唯能是用讒毀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

神功元年納言師德密薦狄仁傑除鸞臺侍郎平章事仁傑不知師德之薦也及爲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知卿師德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莫窺其際也

聖歷三年則天曰朕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
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莅事有聲則天謂仁
傑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
長安二年則天令狄仁傑舉賢仁傑舉荆州長史張柬
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
國家矣乃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
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請爲
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秋官侍郎四年夏
官尚書靈武大總管姚元之將赴鎮則天命舉外內堪
爲宰相者元之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
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
五年則天嘗令宰臣各舉爲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
立薦岑義
垂拱元年四月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司
馬詣宰相陳訴內史騫味道謂曰此是皇太后處分中
書侍郎劉禕之謂先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則
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已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加禕
之太中大夫因謂侍臣曰夫爲人臣之體實須揚君之

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美事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情
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手足有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
安者納言王德眞奏曰昔戴至德雖才異行殊能爲時
所服然其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
此事逮其終歿有制褒崇爲臣之道豈過斯也傳名萬
世可不善歟

蘇氏駁曰謹按房先敏通天二年三月自眉州長史
除司門員外郎聖歷二年四月改曹州長史比垂拱
元年在位十四年矣騫劉二相昇黜年月卽同且稱

皇太后非通天二年之事明矣先敏又不曾任衞州
司馬恐是別人前史誤耳

景龍元年中書侍郎蕭至忠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
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近來勢要親識罕有才藝遞
相囑託虛踐官階伏望降明勅令宰臣已下及諸司長
官各通當家內外總麻已上見任京官九品已上者精
加簡擇每家量留一兩人在京餘並改授外官庶望分
職四方其實百姓

開元九年四月侍中源乾曜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

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均平不合如此臣
三男俱是京官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上從
之

十三年正月國子祭酒楊綰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詔出
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顯著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
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家富於財有別墅
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中
書令郭子儀在邠寧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
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

減損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

建中三年正月詔曰古者天子不修德下民罹其禍則
內府損服御太常減膳以克責朕德信不著姦臣不判
令兩河之間兵革未戢郡道疲於徵斂百姓失業不得
農桑朕是以對案輟食私自貶損其供常膳有司宜省
之太子諸王已下食物亦各節其數於是宰臣上言堂
廚錢并百官月俸各請三分省一

四年常袞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政事堂舊有後門蓋宰
相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袞欲自尊大乃塞其門以

絕往來

貞元九年七月詔宰相以旬兼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兼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司問白相讓不言於是奏議請旬兼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兼筆迭以應事

十一年二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進上審官六議憬初爲尚書左丞甚有榱望時宰相竇參惡其不附已將加黜貶德宗不從及參逐以憬與陸贄同爲宰相深於治道論議多正時裴延齡傾巧特承恩幸頗欲中傷良善憬每爲保護而清正守約德宗尤器重之嘗於延英獨對開陳大體以任賢尚儉爲本至是又上審官六議上甚嘉納之

十二年八月賈耽私行絕宰相班中使出召主書承旨永貞元年八月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守本官平章事時滑渙猶干大柄宰臣等漠然不測遂與歡狎及餘慶當國復以胥吏畜之時論歸重

元和二年七月上謂宰臣曰當今政教何者爲急李吉甫對曰爲政所重諒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致

於治理然國以民爲本親民之任莫先牧宰能否實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撫列郡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爲蠹實甚由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爲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風化可成而末世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涉沙汰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數廣然非慎擇加以更代促遽民無安志迎送之費財耗不供此最爲弊聖慮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能改革前失則四海蒙福民無苟且之心矣上深納之

四年七月以御製前代君臣事跡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宣示宰臣李藩等表謝之

八年六月時以積雨延英不開者十五日至是上使謂宰臣等曰每至三日雨一對來

十年宰相裴度奏羣賊未誅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就私第見客從之自德宗朝官相過從多令金吾至度始奏之密奏故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

十二年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

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十三年九月宰臣皇甫鎛奏舊例平章事判度支並中書省借關官廳置院臣以爲事體非便今請權借外命婦院內舍十數間隔截置官典院又舊例置郎官二人於中書判案人中差定幷量抽官典七人隨官勾檢文案伏以臣職在中書務兼司計錢穀事重須自躬親臣今酌量簡要並自判抽其餘尋常公事各有本判郎官今依條流勾當處置臣仍請每月三度候中書事簡入南省從之

太和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元首股肱君臣象類義深同體理在坦懷然自魏晉已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自今後紫宸坐朝眾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九年五月勅江西湖南共以兼資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召顧手力宰臣李石堅讓乞祇以金吾司手力充引從從之時初誅李訓後也

大中十二年七月除宰相夏侯孜爲劍南節度時值中元假十四日三更三點通事舍人無在館者宣令捧麻

皆兩省人吏自後令通事舍人雖遇假在館俟命

唐會要卷五十四

宋　王　溥　撰

省號上

門下省

武德初因隋舊制爲門下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爲東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爲門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爲鸞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爲門下省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黃門省五年九月六日仍改門下省至今不改

中書省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曰內書省三年三月十日改爲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爲西臺咸亨初復爲中書省光宅元年改爲鳳閣神龍中復爲中書省開元元年改爲紫微省五年復爲中書省故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恩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賢贊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勅謂御畫發勅日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處流以下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倉糧五百石以上則用之五曰勅旨謂百司承旨而爲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勅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勅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也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冊書詔勅總名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曰制凡下之通於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謂祭祀之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爵者並爲奏抄二曰奏彈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

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狀皆省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晝可訖留門下省爲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署訖送尚書省施行者武德三年高祖嘗有勅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由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雖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構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授一勅臣必審勘使與

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

貞觀元年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唯唯相尚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署勅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已後詔勅疑有不穩必須執之

聖歷三年四月三日勅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準二品四品準三品

其年四月三日勅應賜外國物者宜令中書具錄賜物色目附入勅函內

神龍三年二月勅諸色理訴兼抑論內狀出付中書應制勅處分者留爲商量自餘並封本狀牒送所司處分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勅應酬功賞賜須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後比例其制勅不言自今已後及永爲常式者不得攀引爲例

開元七年八月十日勅中書門下厨雜料破用外有餘宜分收

十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至上元三年閏三月詔制勅並用黃麻紙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加階入三品并授官及勳封甲并諸色闕等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有駁正者便卽落下墨塗訖仍於甲上具注事由并牒中書省

二十一年閏三月十三日勅每月當番武官番滿日過中書門下

天寶八載七月中書門下奏比來諸司使及諸郡並諸軍應緣奏事或有請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者凡所陳奏

皆斷自天心在於臣下但宣行制勅既奏之內則不合別請商量乃承前因循有此乖越自今已後應奏事一切更不合請付中書門下如有奏達聽進止勅旨從之

乾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勅諸司使諸州府進奏文牒應合宣行三紙已上皆自寫宣付四本中書省宣過中書省將兩本與門下省

寶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內外六品以下正員自今已後差主事一人令史四人專知至建中三年閏正月十八日中書門下奏准貞觀故事京常參官及外官五品

已上每有除拜中書門下皆立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為遷授此國之大經也自艱難已來此法遂廢垂將三十載伏望自大歷十四年已來量署具員據前資見任員量與改轉從今已後刺史四考郎中起居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其升進黜退並准故事處分仍下天下州縣審勘責前資見任其鄉貫歷任官諱同一狀中書門下

廣德二年三月十四日勅中書門下兩省直省自今已後所補不得取郎將已上官

天歷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勅中書門下先置法官兩人宜停

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兩省狀應送諸司文狀檢勘節限中考文狀等並是每年長行之事尚書省各依限錄奏舊例經一宿卽出如經三日不出請本司更修單狀重奏又三日不出卽請本司長官面奏取進止其內狀到各令本司兩日內具省案及宣黃送到中書依前件所定限勘會宣下卽事免稽滯又准開元十九年四月勅

應加階幷授及勳封甲幷諸色闕等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駁正者宜便注簿落下以墨塗訖仍於甲上具注事由牒中書省勅旨從之

貞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御史臺現任郎官御史等自今已後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爲常式

長慶元年正月制自今已後中書門下所有除授宜依元和二年具員勅處分

太和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內外文武官除授伏以爲

官擇人實資進選舉能考績固切旁求必當按實循名
聽言觀行事合先於徇眾道必惡於自媒進退之間風
俗所繫近日人多干競跡罕貞修或日詣宰司自陳功
狀或屢瀆宸扆曲祈恩波乏受爵讓能之賢啟施勞伐
善之弊亦有粗因勞績已授官榮及居今任別無課効
唯引向前事狀祇希更與遷陞凡是此流稍要立制伏
望自今後應緣官闕須有除授先選吏跡有閒行已務
實者隨才奬用如有志涉浮躁事近邀求者量加擯斥
所覬官修其方人思厲行勅旨宜依

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內外常參官改轉伏以建官蒞
事曰賢與能古之王者用此致治不聞其積日以取貴
踐年而遷秩者也況常人自有常選停年限考式是舊
規然猶慮拘條格或失茂異遂於其中設博學宏詞書
判拔萃三禮三傳三史等科目以待之今不限選數聽
集是不拘年數考數非擇賢能之術也故經國治民惟
繫人才黜幽陟明在課職業據元和二年五月十八日
具勅勅內常參官並限年考各與遷轉則官修者出滯
職曠者僥倖恐非朝廷循名責實之意積課語勞之道

頻奉進止數遣商量須令百吏勤官眾官得人舉直措枉行於授受之際伏望從今以後內外常參官並不論年考議事而遷位位均以才才均以望位望均然後以日月班之而第用之則冀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職而以起功唯御史臺刑憲是司責任頗重其三院御史望約舊勅例比量處分勅旨依奏

九年十二月勅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歷名爲三庫以防踰濫如聞近日請處奏官不經司檢尋未免姦僞起今已後諸司諸使諸道應奏六品以下諸色人稱舊有官及出身請改轉并請授官可與商量者除進士及登科眾所聞知外宜令先下吏部及中書門下及三庫委給中書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與甲庫官同檢勘具有無申報中書門下審無異同者然後依資進擬如諸司諸道奏論不實以有爲無者臨時各加懲罰務使仕進稽實永絕僥倖

開成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武官舍人郎將等其堪送名者請中書門下准吏部送名例磨勘仍先過堂然後批擬從之

三年二月勅中書文狀悉在中書斷割裁量須歸根本如關錢穀刑獄等事有宣付諸司處置者宜更令覆奏候旨勅施行

門下侍郎

龍朔二年改爲東臺侍郎咸亨元年改爲黃門侍郎垂拱元年二月二十日改爲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爲黃門侍郎天寶元年二月改爲門下侍郎乾元元年改爲黃門侍郎大歷二年四月復爲門下侍郎其年九月陞爲正三品中書侍郎同門下之稱至今不改

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對居近侍高祖謂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至五年三月彥博又爲中書侍郎

貞觀十八年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卽日內外官人諸王僚佐咸云陛下供給皇弟頓少於親王大臣深知形跡不奏私說竊語殊非光益臣伏惟聖主奉義天心豈不恐其多財縱溢或至自敗必不得積貨驕盈宜使儉急不足雖不比於皇子亦須微允物望臣是以謹訪荆韓漢魯四弟自足資財滕密霍道四王尤爲缺少臣

於芳春殿冒以奏聞伏惟天明必記臣語若厚於諸弟
人皆聞見六月四日詔便是至公若供給諸弟事皆儉
陋卽似叔季昆弟由是情薄臣是以不避斧鉞更敢陳
聞昔漢明帝每賜子弟必語羣臣云不得使朕子多於
先帝子美哉斯言王者德音終後漢皆以明帝爲法臣
聞君施教令謂之風人隨上行謂之俗陛下厚於諸弟
太子亦厚於諸弟相承恩篤豈不美哉伏願陛下疑闕
短者因而賜之所用不多德音流布
神龍元年五月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黃門侍郎
宋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
得尙干朝政王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開元二年八月李乂爲黃門侍郎多所校正紫微令姚
崇遂薦爲紫微侍郎外託薦賢其實引在已下去其糾
駮之權
建中二年十月門下侍郎盧杞密啟中書主事過咎逐
之楊炎怒曰中書吾局也吏有過吾自治之奈何相侵
耶
中書侍郎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號內史侍郎三年三月十日改爲中書侍郎龍朔中改爲西臺侍郎咸亨中改爲中書侍郎垂拱元年二月改爲鳳閣侍郎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又爲中書侍郎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紫微侍郎天歷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升爲正三品五年九月六日復爲中書侍郎

貞觀十九年中書侍郎許敬宗以太子承乾官僚多被除削又未收敘上疏曰竊見廢官僚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頓歷寒温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包藏悖逆陰結宰臣所同奸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僚迴無關及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羌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欒布乃策名於彭越比於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夷戮臣以忠良荷收擢今張元素令狐德棻趙宏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布芳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撲或以忤旨而見猜嫌一概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宏

其年四月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溫彥博言於太宗曰師古諳練政事長於文誥時無逮者冀上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遂以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及遷中書令歸有憂色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勳非舊濫登榮寵位高責重古人所懼撫已循心所以憂耳親賓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及興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切委之料配糧用甲兵神思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定州遇暴疾卒時年五十一

垂拱三年鳳閣侍郎劉禕之嘗竊謂人曰太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則天聞之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本立宣勅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宣過何名爲勅則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特賜死

開元元年十二月上詔宰臣謂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仍令宰臣宣旨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今知制誥有政事食者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一好官缺即望諸宰相論

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賢卿者朕常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官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二年弟詵除給事中頗屢陳情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耶頲曰晉大夫祁奚是也上曰若然者朕自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至三年二月上謂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人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卿所制文朕自識之自今已後每進書皆別錄一本云臣某進朕要留中迄今以爲故事

十二年六月中書令張說薦崔沔爲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謂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制理豈可俛然偷安而懷祿仕也自是每有制勅及南曹事沔多異同張說頗不悅焉

建中元年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薨冊贈太傅故事中書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上以祐甫謇謇有大臣節特寵異之

左右散騎常侍

武德令以爲從三品散官貞觀十七年六月四日改爲
職事官置兩員以黃門侍郎劉洎爲之隸門下省顯慶
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分左右各兩員其左隸門下省
右隸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爲左右侍極咸亨元年改爲
左右常侍廣德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陞爲正二品中書
門下省各加置四員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各加一
員貞元四年正月一日勅元額四員其新加員宜依元
數停
貞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諫詰難公卿表曰臣聞帝

皇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
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强不可得
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
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
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庸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
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辨若訥莊生言至道
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
古長孺陳讒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
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

自愛豈有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
致欲其久長匪由辨博但當忘彼愛憎愼茲取舍每事
敦樸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强辨失
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辨之累較
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辨浩然養氣簡披綢圖澹焉怡
目占萬壽於南岳齊所性於東邱則天下幸甚手詔答
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繁多
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足爲勞今聞讜言虛
懷以改

寶應二年五月一日勅散騎常侍且各置常參官兩人
合自簡擇聞奏參典亦置兩人

興元元年二月以奉天解圍百僚稱賀右常侍賈隱林
扑舞因質言曰陛下性多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
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上虛懷納之

貞元四年二月十八日勅左右散騎常侍是中書門下
正三品官謂之侍極宰臣次列除特委方面者餘不合
兼任使先已授者宜改與別官自今已後更不得注授

長慶四年五月諫議大夫李渤奏據六典常侍奉規諷

其官久不舉職習以成例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其費苟未能罷臣請特勅令准故事行其職業從之

太和五年神策中尉王守澄誣奏宰相宋申錫謀逆文宗卽令追捕左散騎常侍崔元亮與諫官等奏請不於內中鞫乃改用法司鞫之申錫方免死責授開州司馬

給事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爲給事郎三年三月十日改爲給事中龍朔二年改爲東臺舍人咸亨元年改爲給事中

貞觀十五年太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慾取樂當年而厲精苦心正爲蒼生爾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卨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行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眾與其較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臣輒陳狂直伏待誅醢

十六年刑部奏請反叛者兄弟並坐給事中崔仁師駁

之曰誅其父子足警其心此而不恤何憂兄弟議遂寢

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皎後降韋濯又

降博陵崔銑銑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與其

父合葬勅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駁之曰公主初昔降婚

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

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卻祔舊

姻但恐魂若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

訴於元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

情求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銛謬膺駁正敢曠司存請

旁移禮官并求指定下太常寺請議公主合與王皎合

葬可否報之

貞元十八年二月以前攝浙東團練副使試大理評事

兼監察御史齊總爲衢州刺史羣議以爲超獎過當詔

至門下給事中許孟容上表封還曰臣伏見今日恩制

除衢州刺史齊總臣愚竊有所慮恐驚物聽不敢聞於

陛下若以兵戎之地或有不得已非次擢授者今衢州

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又齊總是判

官今詔勅擢浙東觀察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前未有

勅令今便用此下詔尤恐不可齊總若可選拔不假此事若未可選拔假此益使人疑陛下臨御以來凡所選用皆爲至公既非聖情所難改移卽臣下安得不動有論諍若齊總必有可錄陛下必須酬能卽明書勞課超一兩資與改今臣聞四海舉朝之人不知齊總功能衢州浙東大郡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之使遐邇不甘兒惡騰口伏乞聖慈少回神理覽臣所奏允臣之請陛下若謂臣不切不懇伏乞陛下試停此詔密使人察聽必賀聖明開納聖朝無私臣授官中謝日具已面奏

詔勅有不便者伏請封進令齊總詔謹隨狀封進時左補闕王武陵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故詔書留中不出後數日不得雨不視事特開延英召孟容對上慰諭開納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來未嘗有可否是時齊總竭浙東進奉遂超授逾等江淮之間人多困急無不罪總及孟容此奏入聞者皆感上聖明虛心之德嘉孟容之當官不面從其年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張貞元爲邕州經畧使給事中許孟容上疏論奏張貞元非次遷授

封還張貞元詔書右補闕劉伯芻繼有封章上命中使
宣諭孟容詔亦遂止

十九年六月給事中孟容上疏曰臣竊聞陛下數勅有
司走於羣望祈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牢
有闕巫祝非誠爲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甘
澤未答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未有不由百姓利病
之急切者邦家教令之遠大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强幹
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
伏冀陛下卽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使旱涸
之際更免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
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爲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爲福
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
今此歉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
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
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
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沈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
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晰三日內聞奏其當
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仍詔下之日所在卽時施行臣愚

以爲如此而天不鑒歲不稔從古未之有也疏寢不報
元和三年以國子司業李藩爲給事中時制勅有不可
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祇是文狀豈
曰批勅裴洎言之上以爲有宰相器俄而鄭絪罷免遂
拜藩門下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爲衞尉寺丞分司東
都戡嘗爲佐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
謝病去從史强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爲淮南節度
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始貞元中姑息

節將其從事有不合意或知其邪心欲免去則誣以他
罪論奏更不驗理或黜或徙訖貞元軍府化之至是上
雖不許猶授以散員制既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上奏
曰孔戡以公正爲盧從史所忌且離職已久吉甫以宰
相出鎭辟請非涉嫌疑推類言之河陽節度行軍司馬
楊同慈史官崔國楨或處近職或倅戎府皆爲吉甫奏
在幕庭從史以嫌忿干黷朝典豈可曲徇其志且孔戡
官序雖非黜退但因此改易則長奸邪之心臣恐忠正
之士各懷疑懼事不可許上令中使宣諭元膺制書乃

下

其年十月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爲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上問以時事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異日謂宰臣曰呂元膺有讜言直氣今欲留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七年七月瓊林庫使奏巧兒舊挾名勅外別定一千三百四十六人請宣下州府爲定額特免差役時給事中薛存誠以爲此皆奸人竄名以避徭征不可以許又咸陽尉袁傪與鎮軍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傪反受罰二勅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由是選拜御史中丞

十四年三月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爲右衞將軍給事中崔植封詔上言通嘗刺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遂加奬用上命宰相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詔遂行

其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鎛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
上兩稅榷酒鹽利米價等疋段加估定數又奏近年天
下所納鹽酒等利擡估者一切追徵詔既可給事中崔
植抗論以爲用兵歲久百姓凋殘往者雖估踰其實今
固不可復追疏奏命宰臣召植宣旨嘉諭許輟已行之
詔物議美之

十五年閏正月上曰諫官給事中若除授有司政乖允
當各令論駁舉其職業時以李遜爲浙東道監察使有
政能入遷爲給事中嘗密論時政以爲事君之義有犯
無隱陳誠豈必擇辰今羣臣敷奏乃俟隻日是畢歲臣
下睹天顏獻可替否能幾何憲宗嘉之遷戶部侍郎

長慶初穆宗皇帝觀諸軍雜樂嘗召給事中丁公著問
曰比聞外間自公卿至庶士多爲酣宴皆極歡娛此皆
時和民安有足撫慰公著對曰誠有此事然以臣愚見
風俗如此亦不足佳百司所職漸恐煩勞聖慮上曰何
故公著對曰賓嘉之禮古人所重皆務達誠展敬不繼
以淫詩人所以美樂且有儀譏其屢舞前代名士會賓
客者或清談賦咏雅歌投壺其以杯觴獻酬不至於亂

國家自天寶已後風俗奢靡宴處羣飲以諠譁沈湎爲樂而居重位秉大權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前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獨聖心求治安得不勞宸慮乎陛下方宏本革弊誠特降訓命禁其過差則天下幸甚上嘉其言

太和三年八月勅凡制命須行事有不可給事中職合封進省審既畢宣布百司稽停晷刻皆著律令自今尚書省御史臺所有制勅及官屬除不當宜封章上論其事狀分明亦任舉按須指事據實更言風聞及滯詔旨并不放上如郎官御史出使訪聞按舉自進前後勅文不在此限

五年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爲太子賓客制出給事中李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被罰弛慢之人處之乃改均王傅

開成三年八月勅給事中封駁制勅宜令季終具所駁聞奏如無亦宜聞奏

會昌五年十二月給事中韋宏景上疏論中書權重三司錢穀不合相府兼領宰相李德裕論奏曰臣等昨於

延英召對荼聞聖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是陛下深究理本也臣按管子云凡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在於尊君尊君在於行令明君治民之本莫要乎出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又曰行令於上而不論可否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其風大弊令出於上非之於下昨韋宏景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陳聞昔匡衡云所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愼擇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宏景受人教導輒獻封章是賤人圖柄矣蕭望之漢朝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罪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御史詰責賈誼有云人主如堂羣臣如陛陛高則堂高亦由將相重則君上尊其勢然也昔東漢處士橫議遂有黨錮事起此事深要懲絕上然之宏景乃坐貶官時李德裕在相位久朝臣爲其所抑者皆怨之裴垍崔鉉杜悰罷相後中貴人屢言德裕太專上不悅故白敏中教宏景有此奏

唐會要卷五十五

宋　王溥　撰

省號下

中書舍人

武德初因隋號爲內史舍人三年三月十日改爲中書舍人龍朔二年改爲西臺舍人咸亨元年復爲中書舍人光宅年改爲龍閣舍人神龍年復爲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紫微舍人五年復爲中書舍人貞觀元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已

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獻之臣不宏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敦樸素革澆浮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禍亂何由而作上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咸亨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西臺舍人徐齊聃上奏曰齊獻公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於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垂示海內以彰孝治之風上納之

其年三月十九日勅令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聃又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爲友匪唯專賴師資故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尋園綺寤寐應劉陛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壇裘之子解辮而事春闈冒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愼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葢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

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選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勮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

大足元年則天常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詞由是轉左司郎中

景龍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塡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望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思若湧泉嶠所不測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中書舍人六員每一人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說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令商量其大事執見不同者望請便作商量狀連本狀同進若狀語交互恐煩聖思臣既是官長望於兩狀後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勅

曰可

五年高仲舒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每詢訪故事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達於政治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古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又何疑也

十三年行封禪之禮中書令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詛謗起矣今登封需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制事猶可改唯審籌之不可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爲宇文融所劾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門下侍郎盧杞奏六典云中書舍人給事中充監中外考使重其事也今者有知考使無監考使既闕相臨難令詳揀請依舊置監使勅旨令依其年十月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憑奏報開元初廢其職至是門下侍郎盧杞請復之中書侍郎楊炎固以爲不可而止

貞元初中書舍人五員皆缺在省唯高參一人未幾亦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以姊喪給假或須草詔宰相命他官爲之中書省案牘不行者十餘日

四年二月以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吳通微禮部郎中顧少連起居舍人吳通元左拾遺韋執誼並知制誥故事舍人六員通微等與庫部郎中張濛凡五人以他官知制誥而六員舍人皆缺焉

十八年八月中書舍人權德輿獨直禁垣數旬一歸家嘗上疏請除兩省官詔報曰非不知卿勞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及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事畢仍掌命書

元和十三年二月勅舊制刑憲皆大理寺刑部詳斷聞奏然後至中書裁量近多不至兩司中書使自處置今後先付法司具輕重聞奏下中書令舍人等參酌然後據事例裁斷

十五年閏正月上曰中書舍人職事准故事合分押六

司以佐宰臣等判案沿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修舉
有須愼重者便令參議知關機密者卽且依舊
長慶二年七月勅自今已後員外郎知制詔勅復授本
官通計二周年然後各依本行轉郎中亦依二周年與
正除如是中行後行郎中仍更轉前行一周年卽與正
除如更是卑官知誥合轉員外者亦以二周年爲限諫
議大夫知者同前行郎中給事中幷翰林學士別宣並
不在此限
其年六月武儒衡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膳部郎中元稹

繼掌命書稹常通結內官魏宏簡約車僕自詣其家不
由宰臣而得掌誥時人皆鄙之莫敢言者獨儒衡一日
會食公堂有青蠅入瓜上忽發怒命擊去之曰適從何
所來而遽集於此一座皆愕然儒衡神氣自若
太和四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制誥之選參用高卑
遷轉之時合係勞逸頃者緣無定制其間多有不均准
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始令自員外以上及卑官
知者同以授職滿一年後各從本秩遞與轉官如至前
項正郎卽以周歲爲限皆計在職日月以爲等差不論

本官年考頗叶通理凡是因職轉敘皆與此文相當其有本官已是前行郎中年月已深方被奬用即授官數月合正除比類舊制卻成僥倖將垂永久須有商量自今以後從前行郎中知者並不許計本官日月但約知制誥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其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準此即遲速有殊比類遷拜請依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處分勅旨依奏

其年十月二十二日勅今後大理寺結斷行文不當刑部詳覆於事不精即委中書舍人舉書其輕重出入所失之事然後出

會昌四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請復中書舍人故事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樞密遷授之後其他政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居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聽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係於軍期決遣萬機事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睠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

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有司支遣錢穀等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係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別奏聞勅旨從之

大中六年六月勅太和中勅旨條流制誥改轉事頗爲得中實重官業自後因循不守有紊典章遂便遷轉頻繁近日卻成壅滯自今以後宜舉太和四年舊勅便永遵行仍每選知制誥於尚書六行郎中官精擇有文學行實公論顯著者以備擢用不得偏取前行正郎餘準太和四年七月十三日勅處分

景福二年十月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李磎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奸邪協附權倖不合爲相乃左授太子少師時宰相薛昭緯與磎不協密遣崇魯沮之

諫議大夫

武德五年六月一日置四員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爲正諫大夫神龍元年二月復爲諫議大夫至德元年九

月十日勅諫議大夫論事自今以後不須令宰相先知
乾元二年四月四日勅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
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大歷七年二月十
一日其四員外内供奉不得過正員數貞元四年五月
十五日分爲左右加置八員左右各兩員其左右諫議
隸中書省至元和元年閏六月詔卻置四員罷左右名
貞觀元年正月十五日上謂侍臣曰朕雖不明至於大
奸大惡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正諫議大夫王珪曰
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聖王必設諫臣七

人言而不用則繼以死自是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
内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得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
必虚己以納之
其年三月上謂侍臣曰爲政之道唯在得人須以德行
學識爲本諫議大夫王珪對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識前
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時有詐稱衛太子聚觀者
數萬人莫不致惑京兆尹雋不疑斷以蒯聵之事由是
衆皆信服昭帝曰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固非
刀筆俗吏可以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二年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
則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
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
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
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鼓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
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又
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
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
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至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

善矣

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
俎當時諫舜禹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
對曰雕琢害農事綦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
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
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因曰夫爲人君
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手而待也

永徽二年九月一日左武候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
庫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而身行盜竊命有司誅之諫

議大夫蕭鈞進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準諸常法罪未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臣所懷不敢不奏上納之謂鈞曰卿職在司諫遂能盡規特爲卿免其死顧侍臣曰眞諫議也

五年八月十七日太常樂工朱四通入監內教因爲宮人通傳消息上令處斬仍遣附律蕭鈞奏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上曰今喜得蕭鈞之言特免死配流遠處

景龍三年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曰酒酣各爲回波詞衆皆爲諂佞之文及自邀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李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晏既過三爵諠譁雜混竊恐非儀上不說中書令蕭至忠曰此眞諫議大夫

開元十二年四月勅令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狀進來所由門司不得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亦任隨狀面奏卽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於職詔令不便於時法禁乖宜刑賞未當征求無節冤抑在人

並極論失無所迴避以稱朕意其常詔六品以上亦宜准此

貞元二年六月以秘書郎陽城爲諫議大夫仍遣長安縣尉楊寧齎束帛詣夏縣所居致禮城遂以褐衣赴京師且詣闕上表陳讓上使中官齎章服衣之而召見賜帛五十疋其後陸贄李充等以讒毀受譴朝廷震懼上怒未解勢不可測滿朝無敢言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人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召宰臣入

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武將不識文字亦知感激端笏詣城與諸諫官等泣而且拜曰今日始知聖朝有直臣時議以爲延齡朝夕爲宰相城獨謂同列曰延齡事改爲國子司業麻慟哭後竟坐延齡貶爲諫議大夫薛之輿爲國子司業之輿十三年八月以左諫議大夫薛之輿爲國子司業之輿少居於海岱之間永泰中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辟爲從事因奉使京師之間永泰中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辟爲從事因奉使京師之間永泰中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辟爲從事因奉使京師

餘年建中後方復仕宦上知之故賞慰以爲諫議大夫
奏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須門下中書兩
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須免
漏洩又累上言時事上不說故改官無幾以疾免
元和四年正月先是諫議大夫段平仲充册立南詔及
弔祭使諫議大夫呂元膺充河南江西宣慰議者以爲
諫官盡去恐乖大體於是元膺罷行平仲繼止
六年十一月左衞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監
淮南軍時劉希昂與承璀皆久居權任既黜之有李涉

者託附承璀邪險求投匭上疏曰承璀公忠才用可輔
政化既承恩寵不合斥棄諫議大夫知匭使孔戣覽其
副章大怒命逐之涉乃以賂進光順門達其疏戣聞之
因上陳古今之佞倖可爲鑒戒者又言涉之奸險欺天
請加顯戮上悟貶涉而黜承璀焉
十二年十月以比部員外郎張宿爲權知諫議大夫初
上欲以諫議大夫授宿宰臣崔羣王涯奏曰諫議大夫
前時亦有拔自山林然卑位者其例則少用皆有
由或道德章明不求聞達或材行卓異出於等倫以此

選求實愜公議其或事跡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升
皆時論非允張宿本非文詞入用望實稍輕臣等所以
累有奏請依資且與郎中事貴適中非於此人有薄厚
耳授宿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羣等乃請以權知命之宿
爲布衣時上在藩邸因軍使張茂宗得出入東宮辨譎
敢言洎監撫登位之時驟承顧倖擢居諫列以舊恩數
召入禁中機事不密貶郴州郴縣尉十餘年徵入歷贊
善補闕比部員外郎擢爲諫議大夫頗恃恩顧掌權者
往往因之搏擊宿思逞其志頗害清直之士韋貫之出

時人亦以爲宿有力焉宿亦陰事左右以固恩寵及爲
淄青宣慰使卒於道路正直相賀焉

十四年穆宗即位之始頻出遊宴時吐蕃寇邊諫議大
夫鄭覃等進奏曰陛下即位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
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
不勝憂惕伏願稍減畋遊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
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皆出自生靈
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賞賜縱內帑有餘亦乞用
之有節如邊上有急則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

實天下幸甚穆宗初不說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也俛對曰諫官也帝意乃解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召覃謂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延英相見時人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十五年十月諫議大夫鄭覃崔慪右補闕辛邱度左拾遺韋瓘温會於閤中奏事諫以上宴樂過度上曰朕有所闕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耶宰臣等皆拜舞賀上又謂覃等曰允卿所請至延英對宰臣又令宣諭焉

長慶二年三月以處士李源爲諫議大夫詔曰禮著死

綏傳稱握節殞身守位取重人倫爲義甚明其風咸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稱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吞噬河洛贈司徒忠烈公李憕處難居守正色就屠兩河聞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至今稱之其子源有會閔之行可貫於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寄其跡爵祿不入於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鎮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於時是用擢自衡門登於文陛處以諫職冀聞讜言仍加印綬

式示光寵可守諫議大夫仍賜魚袋河南尹差官命所在敦諭發遣初李憕既爲羯胡所害源方八歲羣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六七年逮洛陽平父之故吏有識認者以金帛贖之歸於親近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源遂絕酒肉不婚娶不役僮常依洛城北之慧林寺即憕之別墅也寓於一室依僧而食人未嘗見其所習之業齊榮辱混是非熙熙而無不合蓋自有得也先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往眠其間至是御史中丞李德裕抗表薦故有是命時源年已八十餘

四年八月以諫議大夫賈直言爲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丞充昭義軍司馬仍賜金紫初直言父德宗時得罪死且飲之以毒藥直言在側適中使手中擎得藥一飲而盡中使蒼黃復奏德宗感其事遂不之罪直言飲藥迷死一日藥潰左肋而出卻得生活身遂偏枯久之又李師道請爲從事直言具以逆順諭師道遂以紙畫檻車二枚呈師道師道問是何物答曰此是檻車囚送罪人至京師者天子神聖公爲反逆不悛必當滅公父子同載於此車送都市顯戮豈不悲乎因大哭於前師道命

殺之左右感其義莫有應者師道懼不敢殺遂牢囚之劉悟破師道得直言於猶獄中而用之鄆帥之情皆因之以歸無動搖者後失帥亦不變於前宰臣上陳直言寵其官秩遂非次除諫議大夫劉悟累表乞留云軍中事非直言不可從其請改復有斯授

其年三月十九日上坐朝甚晚自卽位以來坐朝皆晚此日尤甚羣臣候朝至宣武門已立數刻至紫宸門又絕晚不召羣官有至不任端立欲傾仆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又益晚不能

回上意是某之罪遂出閤門赴金吾仗待罪有頃喚仗入退朝百官趨出左拾遺劉栖楚獨進諫曰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卽位以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寢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于內臣伏見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勤恪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卽位未幾惡德布聞恐福祚之不久也臣忝位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陛下遂以額叩龍墀振響之聲聞于閤外門下侍郎李逢吉懼栖楚致死遂宣言曰栖楚

休叩額聽進止栖楚捧首起立又奏宦官中大行時有協比邪人動搖國本事又叩額如前上爲之動容以袖連揮栖楚栖楚又奏云可臣奏卽退不可臣奏臣卽碎首而死叩額中書侍郎牛僧孺遽請宣付栖楚云所奏知門外待進止栖楚乃拜舞而出以袂掩血行至仗頭則能起矣栖楚出後宰臣於上前更贊其事上心定乃自仗下遂降中書宣諭栖楚令歸私第是日聞者莫不感異以爲耳目所聞見諫官論事未有如今日之盛後一日有進止令中使持緋衫牙笏就宅宣賜栖楚旌拜起居郎堅讓不起遂歸東洛至十二月拜諫議大夫以旌直諫也

會昌二年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伏奉十二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奏諫議大夫巡六典隋氏門下省署諫議大夫七員從四品下正五品上自大歷二年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案左氏傳袁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卽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張衡爲侍中常居幃幄從容諷議拾

遺左右此皆大臣之任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改爲正四品下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缺向後爲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設正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廢置並于一時所宜苟得其宜則爲當代之美臣等伏據六典故事諫議大夫官歷代之品制位不常定至于諷議之所賴則古今之任不殊今陛下啟納諫之門俾崇品秩迭用丞郎蓋千年一時之盛美也臣等又據故事諫議大夫掌規諫諷諭侍從贊相今分置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缺臣等參詳事理眾議僉同伏請著於典章永爲定制

勅旨依奏

甌

垂拱二年六月置甌四枚共爲一室列於廟堂東方木位主春其色青配仁仁者以亭育爲本宜以青甌置之於東有能告朕以養人及勤農之事者可投書於青甌名之曰延恩甌南方火位主夏其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宜以丹甌置之於南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者

可投書於丹甌名之曰招諫甌西方金位主秋其色白配義義者以決斷爲木宜以素甌置之於西有欲自陳屈抑者可投書於素甌名之曰申冤甌北方水位主冬其色元配智智者謀慮之本宜以元甌置之於北有能告朕以謀智者可投書於元甌名之曰通元甌宜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於廟堂知甌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並進又三司授事本防枉滯如有人訴冤屈抑不得與投甌之列後方獲申明所由之官節級科罪冀寰中靡隔天下無冤理甌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

充使

萬歲通天元年侍御史徐有功上疏曰陛下所令朝堂受表設甌投狀空有其名竟無其實並不能正直各自防閑延引歲時拖曳來去叩閽不聽撾鼓不聞抱恨銜冤吁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不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務使直申其冤是有司務在重增其枉塵埃聖德掩蔽宸聰者其三司受表及理甌申冤使不速與奪致令壅滯臣望准前彈奏

天寶九載三月十八日改理甌爲獻納使

至德元年十月復改爲甌令右補闕閻式請先視其事狀然後爲投上責壅塞貶式爲朗州武陵縣至大歷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有勅理甌使但任投甌人投表狀於甌中依進來不須勘責副本并妄有盤問及方便止遏大歷十四年七月理甌使崔造奏亡官失職婚田兩競追理財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不理然後省司省司不理然後三司三司不理然後合報投甌進狀如進狀人未經三處理及事非冤屈輒妄來進狀者不在進限如有急切須上聞不在此限其妄進狀者臣今後請并狀牒送本司及臺府處理勅旨依奏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勅御史中丞依前充理甌使擇諫議大夫一人充知甌使右諫議大夫裴佶奏其使典貞元三年十二月知甌使右諫議大夫裴佶奏其使典與準大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勅前四人糧料今依六典置二人請置驅使官二人勅旨依奏

長慶三年理甌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今後有投甌進狀者請事之大者奏聞次申中書門下小者各牒諸司處理處理不當再來投甌者卽具事聞奏如無理妄訴本

罪外加一等從之

四年七月理匭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伏準寶應元年五月勅給事中韓賞中書舍人楊綰同充理匭使其時二人奏大理評事盧翰充判官又準六典匭使常以御史中丞及侍御史爲之臺中人吏强幹首列百司明勅特并入匭實同創置其官吏手力食料紙筆委本司條流聞奏至其年九月遂罷匭使初渤以故事至重請增置胥吏及添給課料事多不允渤遂請詔罷亦從之

開成三年八月諫議大夫知匭使事李中敏奏應舊例所有投匭進狀及書策文章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有詭異難行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案不見降勅處所由等但云貞元中奏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爲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爲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通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具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申於九重之意也臣伏請自今以後所有進狀及封章臣等但爲狀引進取舍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茲明置匭之本意勅旨依奏其月知匭使事諫

議大夫李中敏奏伏準今年八月一日勅朝廷體設諫
匭將防漏塞若徵副本恐不盡言依中敏所奏仍令本
司及金吾所由須知進狀人姓名住居去處或要召問
如過旬日無處分即任東西者伏以舊例詣光順門進
狀即有金吾押官責定住處匭院投狀即本司收投使
狀人名便差院子審復家第及主人旋牒報京兆府若
又令牒金吾責狀恐進狀人勞擾又慮煩併今伏請準
前準牒京兆府勅旨依奏
五年四月勅匭函所設貴達下情近者所投文狀頗甚
煩碎極言不諱豈假匿名如知朝廷得失軍國利害實
負冤屈有司不為申明者任投匭進狀所由畫時引進
其餘並不在投匭之限宜與匭使准此勾當仍具副本
會昌元年四月勅應投匭進封事人等宜起今後並須
將所進文書到匭院驗卷軸入匭函不得便進如軸稍
大入函不得即依前降使宣取仍永為常式
大中四年七月勅應投匭及詣光順門進狀人其中有
已曾進狀令所司詳考無可採取放任東西未經兩三
個月又潛易姓名依前進擾公廷近日頗甚自今以後

宜令知匭使及閤門使如有此色不得收狀與進狀如故違與進者必重書罰